



写实、跃迁与境界的三重奏

——评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

◆ 贾佳 刘璇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志愿军

第三部：浴血和平

陈凯歌 导演

9月30日 全国上映

了和平的至高价值。

《志愿军：浴血和平》以战场、谈判场并行结构为主线，通过景、情、理的美学交融，追问战争本质，叙说和平祈愿，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之间构建起兼具史诗格局与人文温度的影像空间。

首先是“景”的写实力量。影片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高度还原的战争景观勾连真实可感的历史时空。制作团队在人物造型、剧情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严密的史料考证，通过对谈判桌上的座席布置，伤亡人数的具体数值，细菌战、狂轰滥炸等战争残酷场面的呈现，以及对修理铁轨、警卫连战士被枪杀等情节段落的细腻刻画，在生理与心理层面直接冲击着观众的感官，形构起高度写实的战争表意系统。

其次是“情”的跃迁。影片着墨

于细微之处，以物象符号与悲怆叙事，将个体生命脉动融入宏大的家国图景，让情愫始于“家”的方寸之间，却最终抵达“国”的万里山河。在物象叙事上，李默尹父女二人共有的家门钥匙、孙醒所留存的黑白合照这一对核心意象，联结起小家与大家。钥匙指向的是个体对“小家”的眷恋，而合影承载的则是几代人对“大家”的担当，二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家”的概念。这些有着具体情感的普通人共同组成了捍卫国家的钢铁长城，而国家的存续，也正是为了每把钥匙都能安然归家，进而诠释了家国同构的内涵。在“牺牲”这一叙事线中，从孙醒为捍卫国家尊严与底线而慷慨赴死，再到姚庆祥为恪守规则而隐忍牺牲，再到黄继光在关键时刻为开辟生路而义无反顾堵住枪口，这些抉择不是单一的、神化的英雄式壮举，而是个体在危难情境下作出的舍小家、为大家的价值抉择，是用生命写就的对家国的炙热诠释，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

最后是“理”的境界。影片以冷峻的史笔与恢宏的视野，直抵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叩问以及对和平的期盼。一是体现在其人民史观上。正如导演所说“我们一定要写出战争中的普通人”，影片以大部笔墨书写战争中鲜活而无名的个体，冒着枪林弹雨运送战争物资的赵安南，战地医院中以生命践行使命的护士张

娟，潜心改良武器装备的吴本正。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壮阔画卷正是由千千万万的“无冕英雄”所绘制，历史的伟力也正是由人民所驱动，是他们顽强的生命力与坚毅的决心奠定了胜利的基石。此外，影片的叙事视野呈现出可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展现美军飞行员读家书后的幡然醒悟，以及朝鲜老奶奶为林月明送上热粥等他者线索，表明战争带来的创伤与悲痛已然跨越国界与阵营，在绝境中依然闪耀的人性微光以及对和平的深切渴望，才是引领人类走向和平的共通语言。

《志愿军：浴血和平》以写实之景为根基，让我们在雷霆万钧的战场上触摸历史的真实肌理；以跃迁之情为脉络，让情感从小家的方寸之间，奔腾至国族的浩荡江河；最终，升华为境界之理，让叙事的目光超越硝烟与阵营，抵达对人类命运共同的悲悯与对和平的永恒叩问。



蒸汽如巨兽喘息，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晨雾染成灰白。火车站月台上，人群如潮水般涌动，报纸下藏匿的刀片划破皮包的声响，与火车汽笛交织成一首罪恶与生计的交响。《毕正明的证明》，这部被誉为2025年国庆档黑马的作品，以它独特的市井质感，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已逝江湖的时光之门。从细节到闭环，这部高口碑作品似乎也在向观众证明：讲好故事，始终是电影艺术的灵魂所在。

的汽水，在三十年后成为照见彼此的镜子——花手一饮而尽时的戾戾，毕正明手握瓶身的迟疑，无需任何台词，已然道尽两种人生的天壤之别。《毕正明的证明》的成功并不在于它讲了个多精妙的故事，而在于它刻画了一个完整的、有说服力的地下江湖。在这个地下江湖里，你可以看到完整的架构、隐秘的暗语、神奇的“技艺”、真实的人性，这些都是创作者下了苦功的地方。

《毕正明的证明》：火车江湖的正名

很多人都会感觉，看《毕正明的证明》，有点像在看曾经的港片。影片对港片精神的化用，堪称一次成功的基因重组。导演佟志坚坦言自己深受武侠片影响，这种影响在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荣门”的帮规架构让人想起港片中的江湖秩序；小偷大会争夺金牌的情节，颇有古龙小说中武林大会的影子；而花手这个角色的悲剧性，更是港产枭雄片的典型笔法。花手血洗荣门的段落俨然有些吴宇森暴力美学的影子——飞溅的血滴与斑驳的墙皮形成残酷对照，江湖恩怨与时代变迁在此刻轰然对撞。

然而这种借鉴绝非简单复制，而是经过精心改造。在追求大IP、大制作的行业潮流中，《毕正明的证明》的“自来水”口碑证明了一个简单却常被遗忘的道理：扎实的剧本、鲜活的人物、严谨的结构，永远是电影打动观众的核心要素。影片既保持了犯罪类型片应有的紧张感与观赏性，又在其中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当影片结尾，毕正明望着如今安定祥和的车站，那句“如今的安定就是最好的证明”的台词，不仅完成了对主题的升华，更让整部电影超越了一般警匪片的格局，成为对一代反扒民警的深情致敬。

为什么再豪华的阵容也救不了《风林火山》？

◆ 孙佳音



没看《风林火山》前，跟大多数影迷一样，对这部历时八年筹备、拍摄、剪辑的电影有所期待，哪怕它在第78届戛纳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亮相后口碑并不尽如人意，哪怕它在这个国庆档遭遇了排片和票房的双重暴击。

毕竟，八年前开机的时候，它拥有凭《僵尸》小试牛刀却收获一众好评的青年导演麦浚龙；拥有金城武、刘青云、梁家辉、古天乐、高圆圆等如此豪华的主演阵容，以及无数港星熟脸作陪；还拥有过亿的投资，和特意搭建的1:1铜锣湾街景。但坐进电影院两个小时，我看着我一直下着雪的黑白色的香港，思绪游走，我想起豆瓣网友说“香港警匪片有自己的《小时代》”。是的，《风林火山》跟我们熟悉的《小时代》一样，也下雪，也有华丽的衣服，也有形式与内容割裂的剧情，还有如同纸糊的人物，单薄而空洞。又或者，整部电影就仿佛一具空壳。

《风林火山》徒有冷峻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扎实的故事。在戛纳放映后，影评杂志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是这样的：“拥有在视觉呈现上的美学，却缺少让观众看懂的情感与

叙事的连贯性。观众需费尽心思才能弄清角色身份，以及他们为何出现或消失于故事之中。这种情况令人难以投入影片，进而忽略了演员的出色表演。”其实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黑帮和警方之间的渗透、合作或者一言不合就开打，于港产片观众并不新鲜，也不复杂，只是导演用大量的人物对白和固定镜头来推进剧情，以至于电影剪辑晕眩、对话隐晦。也难怪王晶要斥责它，你花钱看电影图刺激、图感情流动，不是来看120分钟的“卖弄炫技”。

如果说《风林火山》的剧情如同被打碎的拼图，凌乱不堪，让观众很吃力才得以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只是年轻的导演在炫技，那么这部电影的人物之悬浮，之空洞，更是令人难以共情任何一个主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动机和情感转变都缺乏足够的铺垫和解释。反复删减后，任贤齐饰演的关键反派戏份被“一剪没”，金城武饰演的毒枭更像是行走的广告片男主角，被观众调侃“抽的烟比台词还多”。正如后来合同到期再也不肯补拍的金城武所言：“第一次看到剧本，会觉得其实你拍不完，因为你每一个角色都是主角，它不应该是一部电影，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系列的大作品。”但实际上那么多人物拥挤在125分钟的成片里，全



然失去了真实感和立体感。这种空洞感还同样存在于电影的主题表达上，导演似乎想要探讨人性、欲望、正义与邪恶等深刻的主题，但涉猎得都蜻蜓点水，只是稍稍触及了这些话题的表面，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国庆档已然落幕，《风林火山》上映16天只卖了8500万元，金城武、刘青云、梁家辉、古天乐、高圆圆，都没能撑起这样一部商业电影。但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醒后来的创作者，再大的明星也救不了烂俗的故事，再精致的画面也掩盖不了苍白的本质。